

## 彼得·潘-你信仙吗\*

詹姆斯·马修·巴里

1911

这段恐怖的故事真应该越快结束越好。第一个从树洞里钻出来的是弯弯，他一出来，就落入了切科的怀里，切科把他扔给了斯密，斯密又把他扔给了比尔·朱克斯，朱克斯把他扔给了努德勒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扔过去，最后他被丢在了黑海盗脚下。所有的男孩儿都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被从树洞里拽了出来，有几个孩子甚至被抛到了空中，就像一包包货物从这个人手里扔到那个人手里一样。

温蒂是最后一个出来的，她受到了不同的待遇。胡克向她脱帽致敬，并伸出胳膊，挽着她走到了被塞住嘴巴的其他人面前，那样子真是彬彬有礼又充满了讽刺。他显得如此气度不凡，温蒂完全被他迷住了，竟没有哭出声来。要知道她不过是个小女孩啊。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206071728/https://reentry.co/tqtdm>

或许你觉得我说胡克把温蒂一时迷住了，有些嚼舌头之嫌。但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温蒂的这个过失带来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——如果她高傲地甩开了胡克的手（我们很愿意这么写），她就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被抛在空中，而胡克也就不会因为要陪伴她而亲自到场看孩子们被捆起来了；而如果他在捆绑孩子的时候不在场，他也就不能发现轻轻秘密；如果没有发现秘密，他就不会立即起了歹意，卑鄙地想要夺取彼得的性命了。

海盗把孩子们绑了起来，膝盖贴近耳朵那样捆成一团以防止他们飞走。为了捆绑他们，黑海盗把一根绳子平均割成了九段。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轮到捆轻轻的时候却出了麻烦。海盗们发现，这个孩子就像个恼人的包裹，一圈圈地用完了整段绳子，剩下的却不够打结了。海盗们气冲冲地踢着轻轻，就像在踢一个包裹（尽管公平起见，他们本应踢绳子）；然而很奇怪的是，胡克竟然命令他们停止动粗。他的嘴角翘了起来，露出了恶毒的笑意。他的手下每次试图捆住这个倒霉孩子的某个地方，那孩子身体的另一部分就会鼓胀出来。胡克的手下们忙得大汗淋漓，可胡克

那非凡的头脑却已经看穿了轻轻的把戏：他知道这秘密不在于事情的结果，而在原因。轻轻脸色煞白，知道胡克已经破解了他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就是：如果像他这样胖的孩子都可以钻进树洞，那么一般的大人其实不需要棍子的辅助也能进去。可怜的轻轻，他此刻成了所有孩子中最悲惨的，因为他为彼得感到非常担忧，而且他现在非常后悔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：他热极了就喜欢疯狂喝水，结果肚子就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；他也没有瘦身去适应树洞，而是瞒着别人把树洞削切了一下。

现在，胡克足够相信，彼得最终会落入自己的手心。可是他一个字也没说。他只是在幽深的心底里盘算好了整个计划。他示意手下们把俘虏押送到船上去，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会儿。

怎么押送呢？孩子们被绳子捆成了一团，本可以像水桶一样滚下山去，但这里大多数路却是沼泽地。胡克的足智多谋再一次战胜了实地困难。他指示，温蒂的小屋可以用作运输工具。于是孩子们都被扔了进去，四个强壮的海盗把小屋抬在肩膀上，其他人跟

在后面，一块儿唱起了可恨的海盗之歌。他们排着奇怪的队伍穿越树林往他们船的方向去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在哭，不过即使有，哭声也被那歌声淹没了。然而，当小房子消失在树林里的时候，有一缕微弱但勇敢的烟从地下小屋的烟囱里冒了出来，就好像它是在向胡克发出挑战。胡克看见了这束烟，这对彼得很不利。胡克被激怒了，他心里残存着的最后一丝对彼得的同情也消失殆尽了。

夜晚很快来临，现在只剩下胡克一人了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蹑手蹑脚地走到轻轻的树洞前，确认这个树洞能给他提供一个通道。之后，他坐在那里思索良久。他把那顶不祥的帽子丢到草地上，让每一缕轻柔的微风都能吹拂到他的头发，这感觉让人神清气爽。尽管内心阴暗，但胡克的那双蓝眼睛此刻却像长春花一样温柔。他专注地倾听着地下世界的声响，可下面和地上一样安静，仿佛那地下小屋只是空无一人的荒凉之地。那个孩子是睡着了吗？还是正站在轻轻的树下，拿着刀等他？

胡克知道，除非真正跳下去，否则他没有办法

知道这问题的答案。他缓缓地脱下斗篷，放在地上，然后咬紧嘴唇，直到上面冒出一颗邪恶的血珠，他终于钻进了树洞。他是一个勇士，但那一刻也不得不停下来擦擦脑门上的汗水，汗水像烛泪一样顺着额头滴下来。然后，他悄无声息地滑向了那个充满未知的地方。

胡克顺利地到达了树洞底部，他站稳了，屏住呼吸。他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之后，树下小屋的各样东西才一件件清楚起来。但他贪婪的目光只停留在一件东西上，那是他找寻了很久才终于找到的。那是一张巨大的床，彼得正躺在上面，睡得很香。

彼得对于上面发生的惨剧毫不知情。孩子们离开后，他还愉快地吹了一阵笛子。这当然只是一次悲伤的努力，他试图证明自己毫不在乎温蒂的离开；他还决定自己不吃药，就是为了让温蒂难过；接着他躺上床，并没有盖被子，为的是让温蒂更烦心，因为温蒂总是要给他们盖得严严实实的才放心，她总觉得你永远说不准孩子会不会在夜里着凉。再然后，彼得便感觉自己就快要哭出来了，可他马上想到，如果他不

哭反而大笑的话，温蒂该有多么生气。于是他就高傲地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便累得睡着了。

尽管不常发生，但彼得有时会做梦，他的梦总是比其他男孩的更痛苦。他在梦里号啕大哭，几个小时都无法摆脱梦魇的纠缠。我想，他的梦大概都与自己的身世有关。每当这时，温蒂总会把他从床上抱下来，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用自己发明的温柔方式来抚慰他。当他平静下来但还没有完全清醒之前，温蒂就又把他放回到床里了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他知道这种有损自尊的做法。但这一次彼得立刻就睡着了，并没有做梦。他的一只胳膊垂在床沿，一只腿弓起，嘴巴大张着，露出珍珠般的小乳牙，他的唇边还挂着没有结束的大笑。彼得就是在这样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胡克发现了。胡克一声不吭地站在树底，隔着整个房间望向他的敌人。这个男孩儿难道就没让他阴暗的心里拂过哪怕一丝同情？胡克并没有完全坏到骨子里去：他喜欢花（我听说的）和美妙的音乐（他自己是个不错的竖琴演奏家）。坦率地说，眼前这田园诗般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她，要是他善良的一面占了上风，他或许会勉为其难地爬回到树上去。可这里却

有另一样东西把他留了下来。

留下他的是彼得在睡梦中露出的那副傲慢样子：他张大的嘴巴，耷拉着的胳膊，弓起的膝盖……这些姿势合在一起，就是骄傲自大的象征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希望这样的姿势不要再被胡克敏感的眼睛看到了，它们深深地冒犯了胡克，让他的心肠变得铁硬。现在，如果他的愤怒能把他自己撕成一百个碎片，那么每一片都会不顾一切地向那个熟睡的孩子飞去。

尽管有一盏昏暗的灯照着大床，但胡克还是独自站在黑暗中。他鬼鬼祟祟地迈开了他的第一步，却碰到了一个障碍：轻轻的树洞门。门和树洞并不完全吻合，他刚才是从门的上方看向屋里的。他摸索着寻找门闩，却气恼地发现门闩的位置很低，他根本够不到。胡克头脑一片混乱，他发现彼得那恼人的脸庞和姿势看得见却摸不着，他咯吱咯吱地摇门，并且用自己的身体使劲撞门。这个转机是否能让彼得逃出他敌人的毒手呢？

那是什么？胡克发红的眼睛瞥到了彼得放在架

子上的药，一伸手便够了过来。胡克一下就猜到了这药瓶是干什么用的，他立即便明白，有了这瓶药，这熟睡的孩子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

胡克平时总是怕自己被活捉，所以身边常带着一种致命的毒药，那毒药混合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剧毒草药。胡克把它们熬成一种黄色的液体，这种液体大概是世上现存的最毒的毒药，尽管在科学上它没有任何被人们所熟知的名称。

胡克在彼得的杯子里滴了五滴毒药。他的手边滴边抖，不是因为羞愧，而是因为内心的狂喜；他尽量不去看正在熟睡的彼得，不是因为怕自己起了怜悯之心，而是担心会弄洒了药。滴完药，他幸灾乐祸地盯着他的受害者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转过身去，蠕动着身子费劲地爬上了树。从树顶上钻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模样像极了刚从魔窟里出来的恶魔。他流里流气地戴上帽子，裹起斗篷，把衣角掀在身前，似乎这样做就可以把自己隐藏在夜色中——其实他本身才是黑夜中最暗的部分。他嘴里奇怪地嘟哝着什么，就这



么偷偷地钻进了树林。

彼得继续睡。灯光忽明忽暗，终于熄灭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可彼得还在睡。鳄鱼肚子上的钟肯定不止十点了，彼得突然被什么东西惊醒，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原来是他的树洞门上传来了轻轻的、小心翼翼的敲门声。

轻轻的、小心翼翼的，但在那一片寂静之中听起来仍然很不祥。

彼得伸手去摸刀，一把用手攥住，然后他问：“是谁？”

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回答，然后又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彼得很兴奋，他喜欢兴奋的感觉。他两步就跨

到了门口，他的门和轻轻的门不一样，门把洞口全填满了，彼得看不见外面的情况，门外的人也看不见他

“你不说话，我就不开门。”彼得喊道。

来访者终于开口，声音像铃铛一样悦耳。

“彼得，让我进来。”

是叮叮。彼得马上给她打开了门，叮叮兴奋地飞了进来，她的脸通红，衣服上沾满了泥点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你怎么都猜不到！”她大声说，让他猜三次。“快说！”

彼得喊道。于是，叮叮用了一个颠三倒四的长句子，如同魔术师从嘴里抽出长丝带一样，把温蒂和男孩们被抓走的经历讲了一遍。

彼得听得心突突直跳：那个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温蒂被绑了起来，押上了海盗船！

“我要去救她！”彼得喊道，跳起来去拿武器。就在他跳起来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一件可以让温蒂高兴的事：把药吃了。

他的手端起了致命的毒药。

“不要！”叮叮尖叫了一声，因为她在胡克穿越树林的时候，已经听到了他自己嘀咕刚刚做过的坏事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药被下毒了。”

“下毒了？谁能下毒呢？”

“胡克。”

“别傻了，胡克怎么可能下到这里来？”

唉，叮叮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点，就连她也不知道轻轻那棵树的秘密。然而，胡克的话不容置疑，杯子里确实被下了毒。

“而且，”彼得非常自信，“我一直没睡。”

他举起了杯子。叮叮来不及说话，只能立即采取行动。她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到了彼得的嘴唇和杯子之间，一口把药喝了下去。

“叮叮你在做什么？你竟敢喝我的药？”

叮叮没有回答，她已经开始在空中打转转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彼得大喊，突然害怕了。

“药被下毒了，彼得。”她轻声告诉他，“现

在我要死了。”

“啊，叮叮，你是为了救我才喝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呢，叮叮？”

她的翅膀已经载不动她了，作为回答，她落到彼得肩膀上，并在他的鼻子上亲热地咬了一口。她贴着他的耳朵说道：“你这个傻瓜。”然后，她跌跌撞撞地飞回了自己的卧室，倒在了床上。

彼得痛苦地跪在叮叮身边，他的脑袋几乎填满了那小屋的第四面墙。叮叮的亮光每时每刻都在衰弱，彼得明白，如果那光熄灭了，叮叮也就不在了。叮叮那么喜欢彼得的眼泪，她伸出自己漂亮的手指，让泪水顺着指尖流了下来。

她的声音很微弱，一开始彼得没听清她在说什么，后来他总算明白了，叮叮说，如果孩子们相信有

仙子的话，她就能好起来。

彼得伸出了自己的手臂，可现在是晚上，周围也没有孩子。但是他可以对所有在梦中见到梦幻岛的孩子喊话，他们离他比你想象的要近：穿睡衣的男孩儿、女孩儿，用篮子吊在树上的光屁股印第安婴儿……

“你们相信有仙子吗？”他大声问。

叮叮几乎是立即就从床上坐起身来，听从命运的安排。

她觉得似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，但她又不能完全确定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她问彼得。

“如果你们相信，”彼得对孩子们喊道，“那就拍手，别让叮叮死去。”

许多孩子拍手。

也有一些没拍。

甚至有几个没心没肺的小畜生，还发出了嘘声

拍手的声音突然停止了，因为无数妈妈冲进了她们的婴儿房，去看看宝宝们到底怎么了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叮叮已经得救了。她的声音逐渐有力起来，接着，她跳下了床，在屋子里快速地飞来飞去，比之前更快乐、更放肆。她丝毫没有想到要感谢那些相信仙子的孩子，她只是一心想要弄明白到底是谁发出的嘘声。

“现在该去救温蒂了！”

彼得从树洞里爬出来的时候，月亮正在云中穿梭。他身上衣着单薄，但却全副武装好了要去找胡克算账。如果可以选择，彼得不会挑选这样的夜晚。他原本可以飞，不需要飞得太高也可以观察到任何异常的情况，可是现在他如果在时隐时现的月光下低飞，影子就会被投在树上。如果惊动了树林中的鸟，那他

也会引起虎视眈眈的敌人的注意的。

这时他开始后悔给岛上的小鸟起了那么奇怪的名字，那使它们变得狂野、不好接近。

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前进，幸好他对此非常熟练。可是，该朝哪个方向走呢？他不确定孩子们是否已经被带到了船上，一场小雪把所有的足迹都抹去了。岛上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，似乎就连大自然也被那场屠杀震惊了。彼得教过孩子们一些森林里逃生的知识，那是他从虎莲还有叮叮那里学来的，他知道孩子们在危急的时候不会忘记这些。轻轻如果有机会，会在树上留下划痕；弯弯会把种子丢在地上；温蒂则会在一些重要的地方留下手帕。但这些标记要到清晨太阳出来了才能找到，可彼得等不及了。上面的世界在召唤他，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

鳄鱼从他身边经过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命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动静，他心里却非常清楚，死神可能就在下一棵树旁等着他，或者从后面偷偷向他靠近。



彼得发了毒誓：“不是胡克死，就是我灭亡！”

现在，他像一条蛇一样匍匐地前进了。他又直起身子来，飞一般穿过月光照耀的空地。他的一根手指压着嘴唇，一只手握住刀，随时准备进攻。他简直太开心了！